

迷朝着勇敢的警员小便”“球迷痛打正在做人工呼吸的警员”，甚而引用匿名警员的话，声称“一名女性死者遭到了虐待”。如此种种。可到了1989年，英国大法官彼得·泰勒经过颇为深度的调查，以《临时报告》《泰勒报告》连续两份报告打破了英国警方的谎言！该惨案的直接原因在于警方的现场指挥官杜肯菲尔德下令开启C门后未有效引导，导致5000名球迷涌入已饱和的体育场位于列平巷一侧的看台，铁丝网分隔设计加剧了人群挤压。此后，英国足总要求更改球场看台标准，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英超联赛时，特别取消铁丝网分隔设计。

对于伯纳姆来说，自大学时代了解希尔斯堡惨案，到大学毕业进入媒体工作，在记者行业渐渐对该惨案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2007年，已经担任过工党议员特莎·乔韦尔的研究员以及时任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克里斯·史密斯的特别顾问的伯纳姆，被时任首相戈登·布朗看中，提名他担任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2009年改任卫生大臣。在改任之前，其于4月15日自伦敦北上，前往谢菲尔德。在希尔斯堡惨案发生20周年之际，他进行演讲，保证“改变一定会到来”。但现场许多人并未听清他的发言——愤怒的呼号声淹没了他的承诺。但伯纳姆回到伦敦后向布朗施压，直接的后果是3年后真相大白、英国政府

为惨案发生后处理之不公向民众道歉，并起诉相关警员。在2024年他与好友罗瑟勒姆共同撰写的兼具回忆录与政治宣言的著作《一路向北》(Head North)中，他写道：“我总说，我在2009年4月15日那天迈出了走出威斯敏斯特的第一步。”

从地方到威斯敏斯特

伯纳姆宣称“走出威斯敏斯特”，亦即向布朗宣称，作为英国内阁阁僚，他要走出权力中枢所在地，到英国各地去了解民情。哪知道，在2010年工党输掉了大选，成为了在野党。他和布朗倒真都走出了威斯敏斯特。

伯纳姆在工党党内连续竞选党魁：2010年排名第四；2015年输给善于辩论的杰克·科尔宾，且和工党内部主流势力闹掰。

2017年，伯纳姆正式辞去英国下议会议员席位，转而竞选当时新设立的大曼彻斯特市首任市长。探看伯纳姆与伦敦几大城市的关系：生于利物浦的他直至今日仍然是利物浦最古老的足球俱乐部埃弗顿的球迷，就在出任首相之前都被人拍到 he 穿着一件复古款埃弗顿球衣外出跑步；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却痴迷于“曼彻斯特音乐浪潮”，对史密斯乐队和石玫瑰乐队颇为钟情，屡屡出现在他们的摇滚演唱会现场。平时的穿衣风格亦是如此：保罗·史

密斯外套、牛仔裤搭配阿迪板鞋。

以63%的高得票率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以后，他开始倡导“曼彻斯特主义”。剥开该“主义”，就可见伯纳姆想要解决的实质问题在于：从伦敦的官僚和金融家手中夺回城市控制权，以及让大曼彻斯特拥有更多自主发展权。种种对当时的保守党内阁的抨击，声称约翰逊首相的领导“陈旧且基本陷于瘫痪”，而后更不屑于利兹·特拉斯、里希·苏纳克，哪怕工党回到台上——由斯塔默当政，伯纳姆照样抨击称“民众与威斯敏斯特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如此种种在英格兰西北曼彻斯特“发炮”，令“北境之王”名声大振。

当然，光靠向威斯敏斯特放狠话，而没有实际业绩，伯纳姆也不会在大曼彻斯特深耕九年、连选连任。在他当政之下，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曾经以棉纺工业著称的城市曼彻斯特快速转型复兴。其中一项标志性政绩是，他将原本零散的公共交通系统收归公有，将其命名为“蜜蜂网络(Bee Network)”，并改善了相关服务，医治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开始的曼彻斯特及其周边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福特夸赞伯纳姆称：

“他非常擅长挑选切中要害的政治议题，并讲出一个动人的政治故事。以公交变革为例，伯纳姆成功将此包装成了一个‘大卫挑战歌利亚’的故事：孤身对抗邪恶的公交公司